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廿三日　Kangzhan Ribao　星期六　第一版

抗戰日報

第二九九號
編輯部：山西興縣郵局轉
發行部：山西興縣城北關
每逢星期二、四、六出版
定價每份一角每月一元三角

滇南我軍擊退進犯敵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中央社重慶十八日電，據軍委會發表保山十八日電，侵至打洛及打黑（景東東北）之敵繼續向我進犯，經我軍奮勇阻擊，即將敵攻勢遏止，隨向其施行反攻，激戰至十四日曾將打洛克復，並將打黑以南（南臘河東南）之敵擊退，殘敵退南累河西岸，刻我正與敵隔河對峙。

敵機襲滇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昆明訊，十六日上午八時許，敵機四十架由西南侵入滇境，至雲縣上空，經我機截擊，敵倉惶投彈，旋循路逃去。

南綫蘇軍勝利前進
佔領米列羅佛
頓河下游蘇軍離薩爾斯克廿五哩

南綫蘇軍的進展，像不能阻止的波浪似的，正向德軍佔領地區無情地擴張着。據蘇聯情報局特別公報：十七日，蘇軍於一場大戰後佔領大鐵路會合點米列羅佛鎮，企圖突圍的德寇被完全消滅，繳獲很多。

同一天，斯大林格勒地區的蘇軍對被包圍的德寇緊縮，戰圈一天比一天縮小。在猛攻波托尼科北面的飛機場時，德軍盡力想阻止蘇軍前進，但英勇紅軍不顧一切，終於佔領該地，繳獲很多軍用品，守敵已經全部消滅。從一日至十六日，斯城蘇軍共俘虜敵人六千八百九十六人，打死二萬五千人，繳獲了飛機三百七十一架，坦克五百十四輛，各種口徑的大砲九百四十一門，貨車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一輛，摩托車一千三百六十七輛，德寇每天餓死、病死、凍死的平均有一千七百人。

佛羅內茲以南，蘇軍在前進，攻佔大火車站亞棗克葉夫斯克鎮、科羅多雅克鎮、區中心和火車站捷德萬納雜。在進攻某一鎮市時，蘇軍俘虜德軍一千二百五十人，裏面有上校一人。

在頓尼茲前綫，蘇軍於十七日佔領了居民點三處，打死敵人一千多。

頓河下游蘇軍推展很快，現在離薩爾斯克只有二十五哩。

高加索的蘇軍離阿瑪維爾只有八十哩了，蘇軍已經佔有可以通過科普油田和黑海的鐵路。蘇軍繼續給後退德軍很重的打擊，收復了區中心和大火車站[illegible]薩瓦克。斯略倫葉將軍指揮的蘇軍，從十二月廿五日到一月十六日，在高加索繳獲飛機三十五架、坦克三百十四輛、大砲三百七十二門、追擊砲四百二十二門、反坦克砲三百九十六門、機槍六百〇二挺、步槍萬餘支、砲彈三十八萬五千發，火車頭八輛、貨車一千〇二十輛、和其他裝備庫、糧食庫很多。

朱可夫任蘇聯元帥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莫斯科訊，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授予陸軍上將喬治朱可夫以蘇維埃聯邦元帥的官銜，並授予砲兵副上將尼哥萊古伏洛××夫以砲兵元帥的官銜。

軸心佔領區
反德意運動蔓延

反軸心的運動，正在歐陸各地不斷開展着。據週日電訊：法國馬賽方面，一月二日晚，凡德國軍官所佔據了的旅館和德兵常住的咖啡館，均被投彈，該地德領事之妻被炸受傷，情勢甚危。在波蘭，游擊活動正在增長中，游擊隊在盧比林及克拉考區極為活躍，伯羅錫瓦區之游擊隊四十人，曾與德軍一營戰鬥三日之久。南斯拉夫游擊隊近來聲勢更加浩大，在馬雅爾火車站阻擊開往德國的列車一列，解放被迫運往德國之南國壯丁八百人，並俘押運憲兵六十人。科孚島（原為希屬，近為意大利強佔）意大利的瘋狂徵發，各地農民群起反對，繳獲駐軍槍械，遂至阿爾巴尼亞海岸參加在山中游擊隊。比利時法官三人因反對親德官員不法措施被捕，全體法官遂一致罷工，現已獲得勝利，被捕法官已釋放。

據新華社延安訊，塔斯社伯爾尼訊：此間自各方獲悉，一九四二年希特勒匪軍及其附庸國軍隊槍殺歐洲男女平民二百〇六萬二千人，此項數字，還沒有包括蘇聯被佔領區數字在內。如在南斯拉夫，據不完全統計，即平毀村莊三一二處，所有男子被殺，婦女被運。在德寇佔領南國和波蘭幾個時期中，槍殺九十五萬人。

列寧格勒解圍後
北戰區將有重大發展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倫敦訊，路透社軍事記者指出：列寧格勒解圍一事，將予北部戰區以新的重要發展，預測有兩個可能，即（一）芬蘭參戰將以蘇軍在列寧格勒區獲勝之故遭受嚴重威脅，因而走上單獨議和之途。（二）蘇軍或自摩爾曼斯克發動攻勢而與盟軍在挪威登陸互相策應。吾人試一研究德方沿大部挪威海岸所採之預防措施，即可知德人心目中認爲已有此項可能性。瑞典總理韓森最近所發聲明，表示深懼被侵一事與此頗有關係，韓氏所懼之入侵者，非爲蘇聯，亦非爲英國，實乃德國云。

三專區
普遍優抗

【本報三專區訊】優抗工作在三專區普遍實行，臨縣、臨南、離石各縣，都以大批食糧優待抗屬，對貧苦抗屬除了代耕土地以外，還優待以棉花。興縣廿多個行政村裏，優待新軍抗屬十七戶，中央軍及晉綏軍抗屬八十三戶，八路軍抗屬四十八戶。

法共代表赴英
接洽支持戰鬥法國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路透社倫敦訊，數日前自法國逃至英國之巴黎區聖但列共產黨議員格勒尼埃宣稱：今日法國無人討論黨派問題，每人所想者僅爲同心協力以便由祖國驅除敵人。我此來爲我黨代表，我黨在我國歷史上最兇惡暴政下保存了其組織，法國之復活係自一九四〇年戴高樂宣稱：「法人在戰鬥上算是失敗了，但在戰爭上並未失敗」之日起。格勒尼埃稱：此宣言發表一月後，爲達拉第政府所禁之共產黨機關報「人道報」即重新出現，現每兩週出版一次，共產黨並印發其他兩家秘密報紙及無數小冊子，雖然發現有印刷此等刊物之紙張者即爲死罪，但仍至目前爲止，該報已發行至九百萬份，工廠中之破壞活動已擴及於法國全國大工業企業及小工廠作坊中，軍火工廠及罐頭食品工廠中之破壞行動既活躍又巧妙，很多德兵因吃發霉的罐頭而死於蘇聯，破壞者視自己爲正在北非作戰之法軍的先鋒。按格氏此來乃代表法國共產黨接洽支持戴高樂將軍及戰鬥法國者。

半月軍事動態

〔根據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將解放日報發表之「半月軍事動態」節錄如下：〕

華北戰況

半月來華北戰事又轉趨活躍：

第一、敵大舉「掃蕩」我山東湖西區被我擊退：上月下旬，敵偽集結徐州、豐縣、碭山、蕭縣等十餘縣之兵力七千餘人，並附以騎兵千餘，汽車五十餘輛，向我南陽湖、微山湖、單縣、城武、谷亭、及金鄉魚台間地區實行「鐵壁合圍掃蕩」，先後歷四日之久，經我軍猛烈打擊，敵死傷慘重，遂返原防。

第二、在冀魯豫方面之敵一度發動「掃蕩」：上月初旬，敵糾集兵力三千餘人，分路自茌平、齊河、禹城向我劉家營一帶進犯，我軍先機轉移側背打擊敵人，並深入敵後乘虛拔掉敵偽據點數個，頓使頗多進攻之敵受到嚴重威脅，遂紛紛潰退，「掃蕩」遂告結束。

第三、「掃蕩」太北某分區敵已分路潰退：敵糾集和順、馬坊、榆次等地之敵偽千餘人分五路再度「掃蕩」我太北某分區，當即與我軍展開激戰。四日間，經我軍民配合作戰，屢創敵寇，殘敵不支，遂分路向太谷、壽陽、和順一帶退去。又高平、晉城、長治等地敵三千餘，分向陵川友軍進犯，連日在我配合打擊下，亦已分路回竄，戰事亦告結束。

第四、冀南我軍襲敵獲勝：冀南我勁旅一部，以英勇果敢之精神突然襲入廻龍鎮（臨漳東南）偽據點，將偽與羅同盟自治沿一軍司令部大部拔毀，斃俘敵偽二百餘名，殘敵一部在該偽山剿軍長程希孟指揮下向外突圍四次，均遭擊退。四日後，被困偽軍始在敵軍增援之下向十三太保（廻龍鎮西南）突圍竄逃，中途又遭我伏擊，死傷慘重。

此外，冀南我民兵萬人在上月中下旬分別在武城西北潞河東南、臨清以南、威縣以南等地區對敵展開猛烈大破襲，毀敵公路溝路七十餘里，附近敵偽風聲鶴唳，大形驚恐。

華中戰況

半月來，敵對我華中各地區「掃蕩」仍在繼續中。

第一、敵一「掃蕩」大悟山地區被我軍猛勇擊退：上月中旬，敵集結兵力萬餘人（計有第三、五十八師團、一二一旅團、偽皋枝軍各一部），附砲十餘門，分別至王家店、花園（平漢路）、小河溪（禮山西南）、河口、姚家集、長軒街（禮山東南）、東南廟（黃陂西北）等據點出動，大舉向我大悟山地區進行「鐵壁合圍掃蕩」，企圖一舉攻殲我軍。但該區我軍在敵「掃蕩」開始之際，先機轉至敵人後方猛烈打擊敵人，各路敵遂分向平漢沿線及黃麻公路撤退，沿途又遭我伏部隊襲擊、奇擊，傷亡慘重，「掃蕩」遂告結束。

此次敵人向我大悟山地區「掃蕩」，使用兵力逾萬，並事先有長期的週密計劃與部署，「掃蕩」時將週圍大小要路封鎖，並以平漢路據點與夏店（禮山東南）、毛家集（禮山北）、新甫（禮山東北）、雙橋鎮（禮山西北）等據點構成兩道封鎖線防我突圍，其計劃不可謂不週詳，然由於我軍靈活機動的戰術，敵終於遭受嚴重損失，其企圖完全破產。

第二、敵「掃蕩」平漢路西地區：敵「掃蕩」平漢路東我大悟山地區慘遭失敗後，於上月下旬先後以兵力數千轉向我路西地區發動「掃蕩」，「掃蕩」的中心，一爲安陸北之趙家棚地區，一爲安陸、應城間楊家河地區，連日在我軍民英勇猛擊之下，敵寇已成強弩之末，似有潰退模樣。

第三、敵在我蘇南區發動「掃蕩」：敵對我蘇南「清鄉」屢次失敗後，又於上月下旬自洪藍埠（溧水西南）、官塘（溧水東南）、溧陽北等地分路向我岡上（孔鎮東）、[illegible]（溧陽西北）一帶推行「掃蕩」，並大肆搶掠，在我軍民分頭猛擊下，一度敗退，上月底敵又以一部兵力轉向溧水以西地區「掃蕩」，刻該區我軍民正與敵血戰中。

要求公糧負担合理
臨南群衆反對惡霸

（臨南訊）地主孫德海，因破壞公糧工作，激起全村羣衆的公憤，經村民大會進行鬥爭後，罷免了他的村代表職務。孫德海把持村政權數十年，橫行霸道，專迫打罵羣衆，村民暗地叫他「黑皮」，抗日民主政權建立後，仍在村政權內，倚勢欺人，假公濟私，討巧減輕負担，一九四〇年因負担公糧，曾在村公所和大家爭吵，前年徵糧中，他又少報他人的收入，當登記到他的收入時，便借故往方山敵佔區，這次徵糧開始，村公所召集代表會數次，強調實報產量，反對隱瞞，切實實行獎懲辦法，號召幹部起模範作用，但經幾次登記審查，他對自己的經商收入始終隱瞞不報，當進行評議時，其村幹部拿出實據，他仍不接受評議，同時在評議會上，耍人情，故意給他的一個族弟少評收入，並向村民宣佈本村收入分數後，他仍不服評議，用種種方法搗亂，阻礙工作推行，並向區上誣告該村代表團，羣衆因此大為激憤，乃召開全村村民大會，徵求大家意見，到會村民一百二十餘人，聽了對他的報告後，羣情憤慨，不信他對代表團的評議數字一致擁護，並揭穿了他隱瞞事實和過去壓迫羣衆的情形，大家爭相發言，要求捆打，經村長及到會區幹部一再解釋，大家的情緒才漸漸平息，村民當即提出解決條件：一、要求撤去他的代表職務。二、要他保證今後改邪歸正，不再壓迫羣衆和破壞政府法令。三、依法實記他的收入。村長當場答應了羣衆的要求，另選了代表，孫德海也自動當衆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並自願找保，保證今後不再欺侮村民，並執行政府法令，在村裏做一個好公民。

村幹部自願任本報通訊員
各縣通訊讀報小組相繼成立

（岢嵐訊）七區已成立抗戰日報通訊小組，通訊員三人，決定每人每月至少寫稿一篇，自己要經常讀報，並保證每張報均要向羣衆傳播，收集幹部和羣衆的意見，寄送報社，每月開小組會一次。

（河曲訊）河曲三區幹部，自接讀中共晉綏分局關於抗戰日報決定後，已改變了對報紙的認識，許多村級幹部，亦要求區上能及時將報紙發下村裏去，並且自動要求願任報紙的通訊員，現在該區通訊小組，已正式成立，對今後工作亦有具體決定。

（臨南訊）臨南游擊大隊部於上月十五日，召開通訊工作會議，決定正式成立通訊小組，並規定今後每人每月至少寫新聞一則。

（本報臨南訊）臨南縣立高級小學校於去年十二月中旬，由校長薛奎五自動召集教職員八人，討論通訊讀報工作，檢討到過去大家都因沒有寫稿習慣，讀報也不經常，形成對報紙關心不夠的現象，纔對報紙提供許多建議，最後選出校長教員共兩人担任本報通訊員。

（保德訊）保德抗接溝村，建組一個幹部讀報小組，參加村幹部九人，選出正副組長，開始讀報。該讀報組準備吸收羣衆參加。又該區其他各村讀報組，亦在建立中。

戰鬥、生產、學習
某部一年總結

【三分區訊】三分區某部於新年軍人大會上，進行戰鬥、生產、學習的總結：一年來單獨作戰五十四次，消滅敵人四百餘名。生產結果全部解決了吃菜問題，生產最好的單位，每星期可吃肉一兩次，學習上在幹部間基本上消滅了文盲，戰士文化水準亦大為提高，他們都經常給報紙寫稿。

勞動英雄回鄉後
鼓勵大家努力生產

（保德訊）特獎農民勞動英雄王思良返里後，引起附近羣衆極大興奮。連日各村羣衆不斷前往訪問。王思良除介紹勞英大會一般情形外，並着重指出各界對勞動英雄的尊重，勸勵大家努力生產。當地羣衆生產熱情因此大為提高，大家都在擬訂着自己的生產計劃。

（興縣訊）去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晚上，在村代表的小土窰洞裏，聚集了十來個老鄉，靜靜的聽着勞動英雄李有義談這次勞動英雄大會和他今年的生產計劃。

「…吃啦，喝啦，那樣好的招待，官長們的關心，沒有參加勞動英雄大會的人是不能知道的，前幾年的官，不用說咱這莊稼漢不能和他談話，就是比咱強的人也見不上面，現在武兩主任還親自和咱談話，問老百姓的生活，發獎時還和勞動英雄握手，親手發給獎品！…」

「老李：聽說還給了你一張獎狀，給我們看看吧！」李有義剛把話說完，一個七十多歲的白鬍鬚老頭，坐在牆角邊這樣的問。其餘的人也都說：「看，看吧！」

「你們說獎狀嗎？當上面還有賀師長和續主任的名字哩！」李有義一邊說一邊從口袋裏掏出個小紙包來，慢慢的打開，遞給大家看。屋子裏的人，走過來，幾十隻眼睛都盯在燈光前的獎狀上。如果不是村代表連聲打招呼，那盞麻油燈恐怕也要給擠倒了。

「老李賺下功名了，」「勞動英雄就體面，咱過年也好好動彈哩！」大家嚷成了一片。

「悄悄地，再叫李有義說吧！」劉二紅當村的喊道。屋子裏靜了，李有義嗽了一聲，又說：「明年的條件，不只是要好好的動彈，武副主任說，愛護抗日軍，執行政府法令也是勞動英雄的條件。明年我計劃開九畝生荒，把孫遇舟的那六畝多河灘地堰起來，每垧地上二十馱糞，再栽上五十株[illegible]，餵上一口母豬，至於愛護抗日軍、執行政府法令，我一定照着武副主任的話做去。今年上冬學我就要起模範作用。」「行！行！」大家都一致的擁護李有義的生產計劃。

各地冬學
普遍開學上課

（興縣訊）興縣二區冬學現已普遍開學。木蘭十行政村內有許多自然村要求增設冬學。區公所已經批准，並委派冬學教員到村。

（保德訊）保德抗接溝冬學新年開學後，白天婦女拉着書本去上冬學，晚上男人聚集在冬學聽政治課，一般羣衆對冬學的認識，都較去年為好，現在學生正在不斷增加。段家溝為保證冬學勝利完成，開學前即召集全村幹部及羣衆，民主決定了冬學的各種制度，開學以來一切都遵照制度進行。

專論

加強爭取偽軍工作
粉碎敵人的擴軍陰謀

陳鍾

晉西北週圍的敵人，在一九四二年內，採用着積極的步驟在擴大偽軍。根據一年來的統計，敵人在這一陰謀計劃上，顯然的是得到了某些收穫，特別是敵人統治比較鞏固的平川地帶，便於強徵，擴大愈速。從數量上看來，去年兩個中隊的，今年已增加到三個中隊，而三個中隊的，已增加到四個或五個中隊，在陽曲一縣，甚至有擴大十個中隊的計劃，從質量上看來，也以強迫智力純樸的農民，代替了料面鬼和流氓份子等等，總之現在的偽軍，在數量上，質量上，均有了某種新的變化，而且種種變化，還正在繼續的發展。

敵人這種積極擴大偽軍政策的基本原因，究竟在那裏？我以為不外以下三點：

第一、日本兵力的不足——根據幾個材料的統計，日本本國可抽拔的兵力，至多不能超過六百萬人，但如今在南洋和中國作戰及其死傷的，以及在殖民地和東北駐防的，總計已不下四百餘萬人，而日本國內所餘的可能抽拔的兵力，至多祇有二百萬人，以此區區人員，而企圖支持長期的、殘酷的侵略戰爭，這是不可能的，因此唯一的辦法，便是強編偽軍。

第二、日本自發動侵略戰爭以來，消耗之大，為從來所未有，總至一九四一年止，單用在中國之戰費，已達一二三億三千五百萬元，從戰爭而發行的公債，也超過四百萬萬元。日本資源的貧乏，為人所共知，以軍事原料而論，歷年仰給於國外輸入者，約佔百分之六十強。如今為了供應戰爭之消耗，便更加瘋狂的掠奪。中國的華北，便是日本掠奪的所謂兵站基地。日寇為了掠奪華北的資源，勢須擴大面的佔領，但兵力不足，要想控制廣大的面積，又非擴大偽軍不可。

第三、我們在華北廣大的領土上，又發動了羣衆性的游擊戰爭，到處打擊敵人，牽制敵人，並分散了敵人的兵力。日本強盜為了確保其佔領地帶，也只能幻想以擴大偽軍，來彌補其兵力不足的嚴重缺點。

但是敵人這一擴大偽軍的「以華制華」的陰謀政策，在目前看來，究竟是他的成功還是失敗呢？我以為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敵人是得到了某些成績，然而從偽軍的實質上看來，敵人在基本上是失敗了。不僅是如此，而且偽軍的擴大，將是加速敵人更加走向崩潰的前途。為什麼呢？原因就在於：

第一、日寇今天建立偽軍的陰謀政策，是依照侵略「滿洲」的經驗而來的，但是今天的華北，不是當時的「滿洲」。華北的廣大羣衆，從戰爭的一開始，就是在我黨我軍的偉大的民族思想領導下教育下的，就是在我黨我軍不斷的勝利影響下的，就是在我黨我軍正確的政策團結下的，也就是在我黨我軍經常的密切的聯系下和同敵人不斷的鬥爭培養下的。這是與敵人佔領「滿洲」的時候，迥乎不同，因此敵人的擴大偽軍，不啻武裝了成千成萬在我影響教育下的羣衆，這些被敵人武裝了的羣衆，將來在國際形勢巨變之下，必為使敵人全軍覆沒的因素之一。

第二，目前晉西北週圍的偽軍內部所燃燒着的抗戰情緒，是日益向上發展着的。敵偽間所存在着的基本矛盾——民族矛盾，在五年多戰爭中，不僅未被敵人的威力所鎮懾，欺騙所麻痺，陰謀所削弱，相反的，由於敵人的壓迫，虐待，侮辱，打罵，以及經常的燒殺搶掠等等，而更加尖銳了。

第三，被迫而參加偽軍偽組織的同胞，在民族仇恨的燃燒下，是不斷的在揭起反正的義旗，重歸祖國的懷抱。在一九四一年晉西北周圍偽軍偽組織人員，由於反抗敵寇的壓迫而被包圍襲擊及投誠反正者，為數不下三千三百餘人。一九四二年度各地偽軍，也均紛紛反正，例如離石偽軍攜帶全副武裝，於擊毀敵人的碉堡後，反正過來，又如清水河偽軍，均攜全副武裝及擲彈槍等反正過來，忻崞等地，也均有反正之壯舉。這些深明大義，不忘祖宗的高尚行為，是給予日寇利用「中國人殺中國人」的陰謀企圖，以嚴重的打擊。

第四，除極少數的偽軍偽組織人員，忘本無恥，認賊作父，死心塌地作漢奸外，其餘大多數的偽官兵人員，都是普遍的存在着「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民族精神。他們在戰場上，在駐防時，時常採取着各種形式，向日本強盜，進行着隱蔽的巧妙的鬥爭。

以上種種，就是敵人擴大偽軍的陰謀政策的失敗的徵兆。也就是我們爭取偽軍偽組織人員的有利條件，當然對於敵人的欺騙麻痺，蒙蔽真理的作用，以及其統治偽軍偽組織人員的陰謀毒辣手段也不能存有過低的估計，在某些地區，智力純樸的農民，參加偽軍後，也有時表現了信賴敵人的心理，因此我們在主觀上，必須積極的加強爭取偽軍偽組織工作，以促成偽軍內部民族意識的抬頭，但是我們怎樣加強這一工作呢？一般的應該是：

第一、在各方面加強對敵鬥爭，拿總力戰打擊總力戰，普遍的展開爭取與瓦解偽軍偽組織工作，在目前取得擠出敵人的勝利，在將來，為反攻打下有力的基礎。

第二、號召敵佔區，游擊區，參議員、各界先生，及各地之開明士紳愛國的青年，一致的參加這一工作，用他們素日的威望，對其所熟知的參加偽軍偽組織的親朋同鄉同學，採取各種辦法，進行爭取說服解釋工作。

第三、各地區，各機關團體，有計劃的展開對偽軍偽組織人員的宣傳運動，一方面依據目前的國際偉大的勝利，國內進步的團結，以及敵寇必敗等道理，擴大宣傳。另一方面，對於敵人最近的欺騙麻痺的「新國民運動」，強化治安運動等等，要配合着各地敵人姦淫、屠殺、搶掠（特別對食糧掠奪）等等具體的事實，予以無情的揭穿。

第四、應在口頭的文字的宣傳中，着重的指出偽軍偽組織的本質，說明參加偽軍偽組織的人員，為敵人做事，就是漢奸。大好的中國男兒，不能為國家民族，效忠盡節，反而為牛做馬，與敵辦事，這決不是光榮事情。但另一方面，也要指出對於被敵人強迫參加偽軍的同胞，我們是採取寬大政策，同情他們的痛苦，並希望他們不泯天良，殺死敵人，幫助抗戰，以「身在曹營心在漢」，「蘇武留胡節不辱」的民族氣節，或舉行反正，或響應反攻。

根據上述的客觀的有利條件，加上主觀的努力的爭取工作，我們一定能將偽軍變成無數的足以致日寇於死命的炸彈。日本的擴大偽軍，不啻是自己給自己埋下了炸彈，在國際形勢的變遷中，這一炸彈終有一天是要爆炸的。

中蘇英美將組四强作戰會議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華盛頓訊，美方盛傳中蘇英美將組織四强作戰會議。紐約前鋒論壇報引用倫敦星期快報之消息，暗示此在非常情勢所決之前即可成立，該消息指出：此一會議並非由四强獨估，其他聯合國家於涉及其利益之問題，仍當參加討論。一般咸信計劃中之會議將討論當前戰爭以及戰後問題。華盛頓方面昨日所獲其他情報，均强烈暗示某項重大事件正在醞釀，惟究係何項事件，尚未予以證實。另據一消息傳：計劃中之四强會議在討論至特殊戰略細節時，中蘇兩國或不參加，例如在討論歐非兩洲作戰問題時，中國或不參加，而討論亞洲及太平洋作戰問題時，目前仍在此等地帶遵守與日本之中立條約之蘇聯亦將退席，蓋如此可以避免四國內若干技術上之困難云。

北非英軍續進 已越過密休拉太

據新華社延安十八、十九兩日開羅訊，在北非的黎波里唐尼亞進攻軸心的英國第八軍，從貝特特格推進了八十英里，並在佔領了塞大撲爾和他拉以後，繼續追趕向西北潰退的敵人。第八軍已越過密休拉太進抵斯里亭，並且在南線給了羅麥爾軍很大的打擊。現在英國第八軍已與前進中的勒科勒克戰鬥法國中非軍取得聯系，訂出計劃保證互相合作。

據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合衆社馬德里訊，羅麥爾在十六日下午到了加倍斯東南的格迪寧，並且打算從這裏飛往突尼斯，接管阿爾尼姆將軍的軍權。羅麥爾已經決定完全放棄的黎波里唐尼亞。

中英中美簽訂新約 蔣對軍民廣播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中央社重慶訊，蔣委員長爲中英中美新約簽訂事五日與七日[illegible]對全國軍民廣播。蔣委員長首先指出我們中華民族經數十年的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戰犧牲，乃使不平等條約的百年的沉痛歷史改變，因此，「我全國軍民必須知道獨立自由的地位都是要求之在我的，我們同胞說要自立才可以獨立，要自强才可以自由，中華民國要能自立自强才可以做獨立自由的國家，全國軍民更要自立自强才可以做獨立自由的國民。所以不平等條約的撤廢與獨立自由的地位取得，對於我們的國家只有加重責任，對於我們的國民只有激發其義務而加强其責任心。」蔣委員長繼乃說明不平等條約的廢除，「不僅在我們中華民族歷史上爲起死回生最重要一頁，而亦是英美各友邦對世界對人類的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光明的燈塔，是證明了我們盟國此次戰爭的目的所在是爲人道爲正義而抗戰的事業。這個舉動，不只是增加了我們同盟國戰鬥的力量，尤其對侵略各國在精神上給予了一個最大的打擊。」蔣委員長痛述不平等條約之爲害，謂過去中國政治陷於割裂，社會淪於無唯，以至民族自信心之喪失，莫不直接間接受不平等條約的影響，而外國租界與駐兵區域尤爲藏污納垢的淵藪。」論及世界局勢時，蔣委員長稱：「反侵略戰爭到了今天，已見勝利之端，侵略的日本與德意軸心各國，最短期間必歸於潰敗，而我們中國抗戰的勝利亦將到來，今年一年爲決定的重要關頭，因此號召全國同胞同心一德互相激勵，在三民主義之共同信仰下致力抗戰勝利的大業。」最後蔣委員長並聲明各友邦在華人士，今後都將受到我國法律的保護，無論其爲來華游歷者或爲在中國僑居的商人和教士，只要是以平等待我而遵守我們中國法律的，我們都要對他們一致發友愛優禮相待」云。

野戰政治部 總結去年整風學習

彭副總司令指出：整風學習基本問題是思想方法問題。

新華社太行十八日電：十八集團軍野戰政治部於十一日總結一九四二年整風學習，彭副總司令亦親臨參加。他指出二十二個文件的學習基本問題，是學風問題，是思想方法問題，學風不研究好，不能改造本身上的一切問題。在討論中，幹部都認爲過去學風學習不夠深入，對思想方法的改造和工作態度的轉變做得不夠，今後應加强思想領導和組織工作的督促檢查方能收到實效。現整風學習已畢，決定成立新的學習委員會，由羅主任滕參謀長野政周部長後勤吳主任等七人組成，以周部長爲總學委主任，並根據各單位整風進程情形規定在二月底把文風學習完畢，三月開始以半年時間進行綜合研究，同時擬出一學習刊物掌握思想領導和交換經驗。

盟軍有新進展 新島、瓜島

據延日電訊，新幾內亞島上的盟軍在十四日繼續進攻，摧毀了沙那安達區域的敵軍陣地，獲得很多勝利品，掩埋了敵人的屍首一百五十二具。十九日西南太平洋盟軍總部消息，盟國地方部隊已經佔領了沙那安達。在布納方面，盟軍向敵人陣地連續進攻了三天，敵人的設備，已經受到很大損失。

瓜達康納爾島，美軍於十六日那天作戰中，俘虜敵人一百五十十人。美軍在瓜島的第一期攻擊中，已經佔領韓德森原野中高達八百尺的山頭，並把敵人從所有陣壘中趕走，打死打傷敵人四百餘。

南太平洋的盟國空軍依然活躍的很，十八日電，美機擊傷敵驅逐艦三艘，打落敵飛機三十架。在斐拉布爾港時，並擊沉和擊傷日本輪船五艘，共二萬五千噸。

晉冀魯豫 再度進行簡政

新華社太行十八日電：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爲節省民力及加强下層工作，決定徹底簡政，邊區及專署級之組織機構現均再度實行簡縮，抽出一部份幹部充實區村下層領導，加强縣區村政權力量，堅持對敵鬥爭，同時並抽調一部份幹部加以培養訓練，提高質量，準備力量進行反攻。邊府、高等法院及公安總局減少人員至最低限度，糧政局決定撤消，工作併入邊府，農林局僅保留水利工作部份及農業技術幹部一部，交通局在不變更工作制度及寄遞效率的原則下，減少幹部二〇二人，工商管理局減少幹部一八〇人，太行衛生處及醫院與其他醫院合併，太行三個大衆教育工作機關併爲兩個，抗戰建國學院與某校合併爲幹部學校，各專署人數決定減少七分之四。

晉察冀軍民 去年光輝戰績

新華社晉察冀十九日電：去年以來，本區軍民同心協力對敵展開無數次猛烈的反「蠶食」與反「掃蕩」鬥爭，獲得輝煌戰果，茲將去年戰鬥統計（缺十二月）詳敍如次：（一）共作戰二七四五次，攻克與迫退敵據點九十四個。（二）共斃傷敵僞二〇七六八名，俘敵二十八名，俘僞軍四四一四名，俘漢奸與僞工作人員一六九七名，反正僞軍一九三名，合計二七一〇〇名。（三）勤員群衆九七九四五人次，破襲五四七次，共破壞鐵路七七里，汽路三五四里，平溝五六九里，毀牆五一三里，炸毀火車八列，毀火車頭一個，車皮十三輛，汽車七五輛，石橋一座，鐵橋一座，木橋七四座，探照燈一架，擊毀石碉壘二一八座，土堡壘二一八座，崗樓五三五座，城門五座。此外並擄獲棉花一百五十五萬斤，並頗多繳獲。

參考資料 新幾內亞之戰

日寇企圖攻佔新島富有戰略意義的據點摩勒斯比港，曾於去年三月八日，由該島萊城及薩拉摩進攻摩港左翼，結果失敗。五月中旬，又以大批艦隊，闖經珊瑚海自巴布亞灣進襲，後被擊退。七月二十四日，日寇乃在距摩港西北的布納和哥納登陸，並進犯科科達，二十七日又奪取米奈洲，企圖攻摩港右翼，九月八日，又突破歐文史丹萊山脈隘路，並向南推進至距摩港僅五十哩的地方。但是，摩港對於日寇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自十九日大批盟軍增援新內前線之後，日寇就被阻於艾阿利貝瓦山脈附近了。

十八日，盟軍開始轉守爲攻，並繼續勝利：二十九日克復艾阿利貝瓦山脈，三十日佔領摩港以北四十二里的諾爾，十月五日完全收復歐文史丹萊主要山脈以及全部山地，十一月二日克復科科達，十二日克復俄維，二十三日克復哥納。十二月盟軍已突破布納區日寇主要防線，並把日寇驅逐至布納沿海的狹隘地帶。一月來，盟軍又有極大發展，相繼克復加倫村及沙那安達等地，陷新島日寇於絕境。

目前，新島盟軍已二倍於日寇，在新島境內的據點，亦只餘薩拉摩和萊城兩處，並且此地方的制空權，完全爲盟軍所掌握，日寇已處境日危了。

送軍鞋的老人

本報記者　元　青

嚴冬，天氣是特別冷的，二十四號那一天又刮起了大風，把人們從凍結的路上趕回到溫暖的家裏。一位老人就在這天送來十三雙軍鞋。當他抖擻着身體推開了區公所的房門的時候，區幹們幾乎同時喊出：

「老人家，上炕上炕，凍壞了吧！」一面說一面都趕快移出自己的位置來。

老人的村子敵人是經常去擾亂的，八路軍到後，全村又燃燒起了對敵人公開的反抗。

「老人家，你們是不是也偷偷給日本鬼子送東西呢？」我故意冒昧的問了他這句不尋常的話。

像突然撞到什麼東西似的，他倒退了兩步，紅腫的眼裏閃着疑問和責備的神情，沉靜而急速地說道：

「狗日的，說什麼話？！」

這老人顯然被我的問話激怒了，從他氣憤的表情，與粗暴的答話裏，可以看出，這位老人不可屈服的民族自尊心是在怎樣鮮明地跳躍着！

「給鬼子送？他們拉住你要你做苦工，要款，要把你往死裏打！」老人的語調轉爲激憤了：「?……還想東西呢，前幾天敵人來信要東西，……大家都說給狗吃也不給他們！……」

忽然他湊近我，親切地微笑着，輕聲地告訴我：

「鬼子不敢來，怕咱們八路軍！我……」

這位老人自身是有一段悲痛的回憶的：四一年七月一天早晨，敵人來了，他剛一拉開門，迎頭就是兩槍托，牛給搶走了，他竭力地跑近去，又是兩槍托，……昏倒在地，血染紅了他的破舊的上衣。

「活了六十多歲，從來沒有受人這樣欺侮過。……鬼子不是人，是牲口！」……

水喝了，區幹趕快端了兩碗水給他。他的手是抖擻着的。在崎嶇的二十里的路途上所蒙受的寒冷還沒有完全消逝。

「噯，暖和了！」喝完後，他笑眯眯地點了點頭。

昨夜八路軍到了他們村莊，先以爲是來了敵人，大家都跑了，這老人頭跛着兩足滿山叫喊：「咱們自己的隊伍，快回來！快回來！……」

他並將都要昨夜攜得了的牛給我看，很感慨地說道：「老了，眼睛不行了，只能喊，……一腳踏進土坑裏去了，……」接着轉爲微喜，指着軍鞋道：「這些事情，我能做，送鞋，送信……我能做！」

我問他爲什麼要在這樣的冷天送，他答道：「軍隊在冰天雪地裏打仗不更冷嗎？等好天氣，等得沒遠近呢！」

區公所留他吃了飯走，但他急於要趕回去，因爲家裏還有事做。緊一緊腰帶，這位老人走出房門不久便消逝在大風裏了。

延安機關部隊學校 積極準備生產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延安各機關部隊學校正在積極進行準備生產。留守兵團直屬隊科長以上幹部召開生產動員聚會，八路軍總政治部正忙於總結去年一年來生產成績及佈置今年生產任務，中共中央黨校校務部亦在討論生產計劃及具體執行辦法，該校校長鄧發同志親自審查該校生產辦法並研究該校生產副科長種菜英雄黃立德所寫之種菜經驗。關於全延安機關部隊學校的菜地調整問題，現已交建設廳按各機關生產人數統一調劑分配，中央直屬機關種菜指導組業經成立，現正在作種菜經驗總結。

三次「討伐」記

——記一個反正僞軍的談話

雷鳴

反正過來的僞警備隊員范匡林坐在炕沿上，在那頂黑𥓞皮的火車頭帽沿下，閃動着兩隻驚懼的大眼睛，他穿着一身日本式的深綠色的棉軍衣，領子，袖子，身軀都是那樣短小，每當我們倆的視線相遇時，他總是像怪難爲情似的低下頭，用手拉拉他的衣襟。

是的，把一個忠樸的農民，硬拉去，變扮成這麼一付樣子，他怎能不難爲情呢。更何況他心裏有說不出來的苦痛，下面是他談話的記錄。

你說出來打仗嗎？日軍叫「討伐」呢，我一共跟着出來過三次，第一次是打馬家岩據點，呼，可怕哩！日本人也知道這據點，八路軍是要來打的，所以，陽光幾天，我們都不敢睡覺，陽光一落……日本人讓我們在村寨放哨，他們在村寨前的土壘壘上去。呼！誰還不知道是害怕了……那是我們去後的第一天，我們隊上有一個叫張家義的，點上燈不久，他說：「我辦大手去！」人們說：「你辦你的，誰又沒拉着你。」我知道他是怕呢，我說：「你若是怕，就在門口上拉吧，拉了明早上再剷。」說着，他剛往外一邁腿，嘔一個手榴彈，從窗一下子就滾進來，我們大夥都驚起來，有的奔屋裏鑽，有的往缸後頭鑽，我們分隊長說：「誰也不許動！」不許動打算怎麼辦呢？那時候自己打着自己的主意。後來他又說：「別動啊，那是打拿換班呢！」我們都一聲不響的蹲在炕上，聽着門外：嘣，一團火一亮，——嘣！嘣，一團火一亮，——嘣！火一亮我身上一發緊……緊，沒有打到我們這來，那次打死日本人可多呢！連宮澤班長也打死了。

附家溝是第二次，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日軍說是「冬季討伐」，那次一共有三百多個人，帶着兩門山砲，也不曉得到那兒去，第一天走到獨石河，也怪，不知道老百姓怎麼知道的，我們進了村，連個人影也沒有，我們可受罪呢，一直到米峪鎮，村村都一樣，鍋、盆、碗……什也沒啦！糧食那就更不用說了，點宴都是空空的，冷冷清清。黑夜，風嗚嗚的刮迎來，可怕人。第四天天黑到米峪鎮，住了一夜，第五天往回走，人們都是垂頭喪氣的走着，誰也想不到：噠噠噠就是一陣子機關槍，人們連眼還沒有睜開，遇啦啦的手榴彈就打過來，那次還好，我們警備隊都被分配在後面看毛驢子，哎呀！日本人在山梁上跑，臥倒，起來，又臥倒。兩門山砲也架起來了，轟一響，毛驢亂蹬亂跳，拉毛驢的民夫嚇的直哆嗦，日本人亂跑了。咱八路軍可真威！軍號一響，一會就衝過來了，毛驢着腰，只聽着殺……殺……！的人渾身打戰，一會拉下一個死日本來，一會拉下一個來，血淋淋的，天還沒有黑，又拉下一個穿着呢子軍裝的來，我們跑到跟前去，看了看，我跟和我在一起的一個經濟曹長（就像我們的司務長）說：「你們的隊長死了的？」他好像要哭的樣子點着頭：「沒有法子的。」

天快黑了，我們躲在一個石洞子裏，我看他一定是怕了，一會跑出去望望，一會又跑出去，我說他：「你不要出去，出去會打死啊！」——打死打死去，其實我是怕被你們瞧見偷過來，果然，當他又往外一走時，叭的一顆子彈，已穿過了他的腦袋。

天黑漆漆的了，我們還沒有吃飯，冷的不行，當時槍也不怎麼打了，我說到外面去看看吧，剛往外一走，呼嚕呼嚕，黑糊糊的一片，日本人提着槍，斜押着從山上跑下來，嚇得步跌入眼，狗日的們撑集合都沒來及，就順着大路跑了。翻譯官跑過來，小聲的但是很急燥的跟我們說：「走，快着，媽拉個皮的，人家都走了，」——翻譯官是東北人，他就愛罵那句媽拉個皮，——誰也不願會，心噗通噗通的跳着……——那時你們還沒有過？……走了很遠，我還聽見山上，叭——叭——的打槍呢，翻了三四架大山，天亮時，跑到崗坊。

第三次沒有怎麼打，他們聽說大蛤頭有咱們八路軍就出來，到了大蛤頭，什也沒看見，在回去時，我們走的另一條路，叫什村忘了，一個小村村，我們一瞭見村，呀！婆姨，娃，老漢，背包袱的，拉牛趕驢的，又哭又叫，像開了鍋似的，還沒帶跑的往山上跑，狗日的日本人真不是人，一瞭見，架起機關槍來就打，哎呀，隨咚一個，隨咚一個，一個穿着襖的女娘，身子往前一栽，手裏的包袱一丟，兩條腿擰了兩下就不動了，她懷裏的孩子滾下來，跑在她旁邊的一個老漢，發慌的往下爬着跑到跟前去抱那孩子，一嘟子機關槍又打在那兒，……我們警備隊也有開槍的呢，後來人們說：「你狗日的不是中國人？」他才不打了，……我們進了村，到一個老百姓家裏去，炕上攤着辣子罐，鹽缽子、醋罐、碗、筷子，碗裏有沒吃完的豆麵，筷子押在豆麵條上，鍋裏的豆麵條還熱騰騰的冒着呢，剛才還是太太平平的日子，就這麼一會，誰知道狗日的日本人剛才用機關槍打死的有沒有這家的人呢？……當時我就想到我們家——說良心話，誰願給狗日的們幹事，……沒有辦法……押起你家人來，硬逼着你幹，我們家都被日本人抓到城裏去，說我們老三當「犧盟村長」呢！……但無論怎樣，人們還是都想跑，我們隊上假裝抽料而抽洋烟被開除了十幾個，後來日本人知道有弊了，再提爲抽料而抽洋烟的不開除，但人們又想出新的辦法來用「巴豆」貼鷄八，巴豆貼在鷄八上起泡，今晚睡覺時貼上，明天走路時，只要你鷄一下日本人一檢查：「你的壞了壞了的」，就沒了，他說壞了壞了的就是你嫖了破鞋，染上了梅病（花柳）。

誰不想跑，老鄉？你不知道那苦處，特別是打，反一個鼻斗（耳光），正一個鼻斗，挨一頓打連氣都不敢做一聲，狗日的們長久不了，我知道咱八路軍不殺……老鄉，你說我能做點什麼抗日事呀……。」

千葉曹長

林以行

千葉，今年才陞任了曹長，據在他，的確是作了不起的光榮——「呼，我從窮苦的農民出身，熬過二等兵一等兵上等兵，現在，我千葉也居然能作曹長了！」他在內心裏時時驕傲着自己的能幹。

千葉自從當了曹長後，對待士兵的態度與過去大不相同，他模仿起過去他當新兵時所遇到的官長的那副威嚴神氣，他有時還這樣想：「過去我當新兵時，氣和苦都受夠了，現在也該是我洩洩氣抖抖威風的時候了！」有時他故意想些辦法折磨新兵，譬如作飯，常常他只發給全人數三分之一的飯，不夠吃時，他日兵就得再作一次。

每在吃飯時，總有幾個士兵咒罵千葉曹長，與責他們的菜不好或太少，[illegible]他踢在地上了，像要死狗。明明知道自己每天四毛二分錢的菜金，絕不只買這樣少的菜，所吃的菜實在最多值二毛錢。

士兵們對千葉曹長的怨恨與憤怒的種子，天天撒播着，終於結出了結實的果實。

五月的太陽，發給人們舒適的溫暖，積蓄在敵士兵心裏的偉大計劃，就在這時出現了！

一個深夜裏，千葉曹長正睡得酣甜，突然，被幾個人抱起來，當他睡得迷蒙的腦子清醒時，已經被毛繩從頭上套下來了，嘴和眼都失了作用，他覺得自己是在淒涼的山野裏，受到一陣無情的冰雹的打擊！——許多拳頭、棒子、落在他的頭上、鼻子上、背上、臂上、腿上！——失去了知覺。

就在這時，突然，營壘裏響起了劇烈慌亂的槍聲，緊着機關槍的吼叫，當小隊長急急地跑到這裏問什麼事時，只聽到亂嚷嚷地說：「發現敵情！」「發現敵情！！」「發現敵情！！！」全營內的人都以吃驚的口吻同樣的回答。

「敵人已被我們擊退了！」一個新的回答後，接着全營裏的人也都跟着說了一遍：「敵人已被我們擊退了！」

第二天早晨，小隊長與嘉勉冷地獎勵着士兵們的機動靈活，沒有命令能奮勇擊退敵人，實在難得！士兵們也都非常興奮，當鼻青眼腫，頭和身滿是紫紅血跡的千葉曹長，在他們面前出現時，他們的臉上更煥發出勝利的光輝——他們是在內心裏慶賀着自己對千葉曹長的勝利啊！

就在這天，千葉曹長被送到醫院去了。

火種

棨池

打着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燄！

——聯共黨史

凡有壓迫的地方，就一定也有仇恨。

夜是如此的寂靜，而我的心卻絲毫也不能平靜，我想念着正在敵偽內部暗暗地發着光的反對日寇的火種。

記得，這是一個夏天的黃昏，一位從平川上來的朋友和我坐在村邊的兩塊石頭上，他點燃一支很壞的紙煙，便開談了：

「在北面，——我的朋友說——一個頗不寂寞的小城裏，駐紮着敵人的某某混成旅團的一個中隊，那個中隊的通譯是一位三十左右的東北人。平時總是像一個被人抓找的小偷似的，沈默，低着頭抽煙，在幽靜的角落裏想起了自己丟亡了十來年的黑龍江岸的老家，於是他更兇的抽煙，要麼，又更抽煙……然而，爲着飯碗和其他原因，他仍是痛苦地辦着他的工作。

「有一次，一個投敵的漢奸懷着無恥的希望與不測的恐怖走進了那個小城。第二天，這位東北通譯便担任了對那漢奸的詢問。他們在交談過一兩後，便說：「你到底爲什麼要投降日軍呢？」

「皇……軍……好，」投敵者心跳着戰慄地說。

「皇軍什麼地方好」？

「吃的好，穿的也好」。

「那麼，中國軍隊就不吃不穿嗎」？

「……！……」投敵者沒有回答。

「想不過幾後的一二年？……沒有骨頭的東西！……」

「……」兩人都沉默了。過了一會，通譯喊來兩個日本兵，向他們咕嚕了一些什麼，於是那投敵的漢奸便被拉出去，槍斃了。過後，他懷着苦痛的心情，給日軍中隊長的報告是，槍斃了一個中國軍隊派來假投降的間諜。

「好地，好地……！」日軍中隊長發悔地笑了。

「你看，這就是在敵人內部的事情……」我的朋友結束了話，拋去手中的煙蒂。

「像這樣的事情怕還不少吧？！——」我附和着說。

「自然不少嘍，比方……」於是他又講了起來。

「在太陽底撈營，一個夥伴的烈日炎炎的中午，一個被俘的小孩進廚房去要水喝，一個火夫問他：「怎樣來的？」

「火夫們抓來的。」小孩紅着臉說。於是火夫嘆口氣，讓小孩喝了一碗水走了。

「過了一會，一個漢奸去喝水了，火夫又問：「你是怎麼來的？」

「投敵來的！」「自願來的嗎？」投敵者高傲而似乎得意地說。「不行，水要做飯。」火夫淡漠地拒去了他底碗。

[illegible]抓着頭皮[illegible]說不完的」。

「不過，老兄，——」[illegible]

[illegible]「你說時候，[illegible]他從不[illegible]

[illegible]那是一九四〇年夏天的一個黑夜，[illegible]一支游擊隊[illegible]打到縣城十里附近，[illegible]是那位游擊隊長[illegible]事先就知道，那個隊長喊道：「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又不是來打你們，你們爲什麼要開槍呀」？

「槍聲停止了，但一會又打起來了，於是那位隊長又大聲說道：「打什麼呀？再打，小心給你們嚐嚐！」

「碉堡上馬上有人回答了：「走你們的吧！我打的是天空」！

「天亮時，那個碉堡還在朝天放着槍，而那個游擊隊則揹着布匹，香烟……上山了——。」

「有錢。」當他說完的時候，我說。並且把他拉的坐在那塊青石上，「你坐下呀！——老兄，認識××嗎？」我想打聽一個我兒小時代的教員。

「啊！你說他——田××嗎？他倒也有一段故事呢！前些時，他曾經參加一個敵人組織的參觀團到了東北。有一晚，他們正在奉天縱樂上看「觀光」，突然，電燈熄滅了，全城陷在黑暗中……大家正在手足無措的當兒，電燈又亮了。

「捕人，捕人，」警察在喊。他們四顧時，警察們正在城樓上的標語上抹着標語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萬歲！」「共產黨萬歲！」「……！」我的朋友很興奮，揮動着右臂，彷彿真是到了奉陽街上一樣。

天色漸漸黑下來，上弦的娥眉月已經吹過很久了，於是我便和那位朋友各自回到自己的宿處去。……

任日本帝國主義去吹打他們什麼「百年戰爭」，不管反毁的是殺一個的，那是的內部，正有著無數的火種在閃發，不久的將來，它們總要燃起來，當中國的大反攻的浪天熾火的時候，它們將在敵偽內部引起燎原的烈火，並且會匯合着我們從外來的火燄，燒毀日本法西斯強盜！

讓我們祝福吧，祝福那些敵人戰線上的同志們，祝他們工作的勝利，祝賀他們一一陣內部的反戰和鬥爭的火！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夜[illegible]）